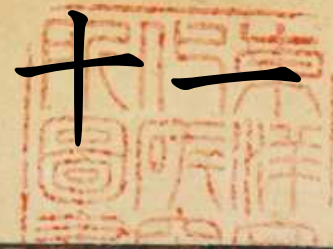


書名 太平經國之書十一卷首一卷 嘉靖二十七年仁和芮氏刊本
撰者 宋 鄭伯謙 撰，明 陳曉 校
卷 卷十一
內容分類 經-禮-周禮-宋
索書號 大木-經部-禮類-12
編號 A192000

卷十一



太平經國之書卷之一

教化論六典以為民極

永嘉鄭伯謙著後學陳曉校正



或謂周公之序六典也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之
下每終之以為民極此特建國之始耳未見其有與于民
也豈可以遽取極于此哉曰先王之教天下未始有精粗
本也司徒一官名曰教典自今職職而攷之六十
官大抵皆分畫鄉遂整理田疇征歛財賦職掌山澤
井門閔之事師田行役祭祀喪紀冠昏鄉射之法
而如鄉大夫州長族黨之職則不過屬民讀邦法師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A192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經部-禮類-12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太平經國之書十一卷首一卷 嘉靖二十七年仁和芮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於周者獨以大臣不得以知出入盈虛之數而無以樽節於其間也。渡江之後，又別置激賞，即今之南庫是也。雖宰相領之，謂之兼制國用，而內外已判然不相干矣。嗟夫，竭四海之財而恣一人之侈，周公固不爲此矣。至於防其侈而截然無一毫之假借，亦豈爲近人情而經久可行者乎？至於是而後知周禮之書不可廢。

太平經國之書卷之十一

永嘉鄭伯謙著後學陳曉校正

會計上論司會以上七官

或問周制天下之財皆受令於太宰而總於太府，其玉府則專掌王之器物以共王之服食，好賜其內府則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其外府則專職邦布以待邦之小用。至於司會則惟總其會，司書則惟總其書，職內則惟記其入，職歲則惟稽其出，職幣則惟振斂財幣之餘與夫司裘掌皮則又皆惟會計一物一用。是以太宰而下其出納移用之權，盡總於太府，而司會至掌

皮則不過糾察鉤攷之而已然太府則下大夫爲之長而司會則反以中大夫爲之長司會之權反重於太府何也曰此聖人之深意也以會計之官稽掌財用財之吏苟其權不足以相檢括而爲太府者反得以勢臨之則彼將聽命之不暇而何敢以究凶莽而察姦欺凶莽姦欺無所忌則沉匿掩蔽之弊生而匱乏糶虛之患至暴征橫斂之原必自是而啓矣是以聖人必使之有相臨之勢以去其相黨之私然後理財之本末爲可觀自今以司會而下攷之所謂職內職歲司書職幣司裘掌皮亦均之爲理財也且屬屬於太府而比司會主之司會之權不重乎不惟此也

太府領其貨于受藏之府領其賄於受用之府凡掌財民財者無不於太府受財焉而詔王及冢宰廢置其司會主之司會之權不重乎抑又不惟此也司會司書皆一體也司會掌六典八法八則之二司書亦掌六典八法八則之二夫六典以治邦國八法以治官府八則以治都鄙乃宰相之職業而太宰之所以佐王者也三之以小宰固其理勢之當然彼司會司書亦得而三之司會之權不重乎夫惟會計之權重則糾察鉤攷之勢得以行於諸府之中事不至於欺僞用不至於乾沒數不至於虧耗國計不匱而功化無不舉推而至於典法則之處無不各行其所行

大抵欺罔不生則財用足財用不缺則有度無所虧可以
備威儀可以興文物車旌圭璧之器梓匠輪輿之度衣裳
冕弁尊爵俎豆之禮上而郊天祀地下而師田行役冠昏
喪祭皆可以並舉而無遺當其禮制樂作兵食刑措而餘
財餘力之效雖神祇祖考尤安樂之治道之治天下夫孰
有廢而不舉者向使司會之於太府不敢論其曲直當否
不敢抗其是非上下相蒙以爲欺而彼此相容以爲姦則
不終日而匱乏隨之美財力既屈國用蕭條下無以應無
厭之求上無以充法式之用上下解散而禮樂廢事廢墜
而荒落向之所謂六典八法八則大宰固不得而自行矣

然則周家所以重司會之權者固將以助太宰之治也春
官太史亦然鄭氏不深於周禮乃謂太府若漢之司農司
會若漢之尚書不知漢以司農少府掌內外之財而尚書
特少府之屬官耳糾察鈎考之權安得以其屬而行之其
長也而後之儒者則又疑泉府倉人廩人掌泉穀之出入
而不會計不知此三者之列於司徒特以其事近於民耳
若會計則同出於司曲辰而已且其致在貝九賦九功九式
之財用所以於其入而會之也掌官府郊野縣都百物之
財用所以於其出而會之也以其入而考其出所以參互
而會之也百官之府百里遠近之郊三等之采地司會皆

得與會之固不應若尚書之卑而法不及行於司徒之屬也先王建官之意深矣漢唐何足與知之漢興之初亦嘗少近於此與蕭何為相國而張蒼為計相計相之權正周司會之職也命名曰相與相國並立其事權為甚重計天下之財而財不在其手其鈎攷為甚分使漢終守此制而行之於司農少府之上夫誰曰非古然其遷計相也止於一月其更計相而為主計也又止於四歲自是而後主計之名與蒼俱罷矣司農少府各自受天下之財入而三分之屬又有倉曹以主倉穀有金曹以主垣鐵等事司會司農之財而有之而會計之官獨無聞焉

以尚書而充之每觀文帝問一歲錢穀出入之數而平勃皆以爲不知而請問治粟內史則知錢穀自司農之外無有能知其數者宣帝之世韓延壽守東罷放散官錢千餘萬是時蕭望之爲御史大夫卽遣御史詰問之自奏職在總領天下聞事不敢不問豈自計相罷後御史總領天下之財計邪是未可知也自光武歸禁錢於司農歸水利於少府歸鹽鐵於郡國意善而治不精故章和以後改司農平準爲中準而列於內署而取少府之所掌尚書未嘗御者鈎盾尚方考工諸曹列而爲監又盡用奄人以領之不惟無稽攷之官而士大夫亦無復有與財計者矣以至李

唐此弊不革財雖掌於士大夫之手而糾察稽取猶未有
執其權者且三司使之名曰鹽鐵曰租調曰度支度支以
相會計其名非不美也然當時三司獨設副使以三司使
爲之長則度支要是三司使之屬耳其官長治財而其屬
攷之於勢爲不順宋朝三司使其屬官亦有磨勘司均之
爲失周官之意也渡江之後南庫今宰相提領雖稍異於
他官之檢覈而內外不得以兼統矣然則因宋朝之磨勘
司唐之度支使漢之計相而正之以周人司會之名使之
權尊勢重以臨於三司之上而受令於三公之下國用其
庶幾乎

會計下論同上

或問西漢自計相主計之罷司農少府分受天下之財倉
曹又分司農少府之財利權散主漫不可攷疑其爲防其
疎矣而當時之財物反以充羨東漢自光武歸諸鹽鐵之利
與郡國并水衡之利於少府出少府之陂澤於司農司農
以四時受郡國錢穀之數四方調度一切關情又有尚書
以參互鈎攷之利源始澄不相紛亂疑其爲防其密矣而
當時財物反以耗散而不足何也曰東都之不足固其法
之所宜有也官中用度一切付之有司豈後世之所能堪
尚書少府之屬耳焉有其官長理財而其官屬能攷之者

前一論已詳之矣此不必復論乃若西漢之所謂充羨亦不過一時取天下之財而聚之公上耳非有會計之法以通融上下之有無以均節財用之出入而至於有餘也食貨志言武帝之初承文景之後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財京師之錢累百鉅萬貫朽而不可核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餘積腐敗而不可食財物之浩穰漢之富庶於是為極矣然建元三年平原河溢民已相食何但若此廩庾廩也六十餘年之富庶曾未三年遽不足以支一朝之變乎蓋自賈誼鼂錯勸文帝以蓄積均之為蓄積也誼則欲公之無是而錯則專剥民以厚君今年入粟於邊郡明年

入粟於內郡郡縣之倉庾比皆盈矣而民則無顆粒之餘平居無事猶以自造而不見其缺一旦旱乾水溢變起倉卒民則何以支此帝也嗚然徒見其上之有餘而不知其下之不足外則窮兵黷武內則窮奢極侈公卿大臣曾無一人焉執均節之法以限制其方張之意至是則公私俱困矣竭四海之財不足以贍一人之欲財力既屈急征橫斂生民復被其毒蕭然殆無以異於水旱之時也嗟夫舉天下之財而藏於國其斂之既無度舉國家所有之財而奉一人其用之又無節而其極也又不免暴征於民以寬其目前之計若是而猶曰西漢之財物充羨吾亦不知其以

何者為充羨也况又有所謂鹵莽蔽匿之失乾沒滲漏之弊千女姦萬欺之轉移攘恣掬取之無度用之無節而會計之尤為無法蓋平觀之中尉脫卒動數萬人王溫舒樂安侯田幾四百頃康衡關東流民無名者四十萬石慶少府陂澤多為貴戚膏懇石額版籍甚不明而口算田租所入甚無定數也近稅武關以給守卒遠因車師以給過使上武紀丁西域公車索來於長安東方朔掖廷出私錢以養宗室丙吉郎官出私錢以市財用楊種劑券甚不明而廩祿所給甚無定所也會稽計籍三年不止嚴助內史假貨租多不入倪寬東郡官錢放散至千餘萬鄭延壽乘傳

而行郡國矯賦至六百萬賈誼課最甚不嚴而州縣所供甚鹵莽而無定期也乘輿賜竭取給大農食貨大農錢盡續以少府賈誼之平陵工作取諸水衡宣紀私用經費甚不常而緩急所移用甚紊亂而無定制也吹至無額雜賦羨租之積尤為泛然無統如贖罪之錢儲於北軍江充無名之錢儲於郡內張安世卒吏之錢寄於州郡東海廩犧之錢寄於馮翊韓延壽軍市之租委於邊吏馮唐則其渙散尚有未易究者執掌之官吏出入之司尤存不聞有奉公廉平者羅邊穀百萬而虛數至六十萬斛趙充國儻民牛車而增價至三十萬田延年甚者或私儻賓客而入多

浦負鄭當時則其轉移侵藉尚有未易悉數者蓋自漢家無
計相之官公卿大臣無有能知錢穀之數是以人主肆其
侈於上人臣肆其欺於下而民獨被其害於中以至於若
此時也周家之所謂充羨宜不如此夫以漢去周之近使
其參酌周制有書契版圖如司書則口筭田租何至於無
定數有頒財受財如太府則劑券稟給何至於無定所有
九貢九賦九功之令財用有日成月成歲成之攷出入則
課最期會何至於無定期有王府外府則經費私用必不
至於紊雜有職內職幣則羨租雜賦必不至於渙散總而
言之有會計之權如司會之重則凡百官吏又將不敢以

谷其數欺亦何墜天下之財於公而聽若臣上下之各自
行其私乎恣人取財而人無不貪猶飲人取酒而人無不
住也與人取利而人無不取猶飼馬以芻粟而馬無不食
也周公創法肯若是其疎乎周家會計之法所以為盡善
者蓋不獨攷其國之財亦將以併考天下之財也以司書
觀之所謂知民之財者則諸府所受之百賦必欲知其欠
餘也所謂知器械之數者則執事官吏所用之器械必欲
知其存亡也至於知田野夫家六畜之數則井田夫家有
多而有寡牧豎畜產有蕃而有耗無不考之知山林川澤
之數則山林之材木有董而有殖川澤之蒲菁魚鼈龜有盛

而有哀無不考之若其有餘則輸官之數必不容其虧若
其不足則輸官之數必不取其盈上下相通有無相濟
合天下為一體而為一不若漢之判然不相關也論財物
之充羨其本末源流要必如是而後可

內治論內宰下十九

或問內宰之職治內之政令其民以居之內官何以容
人民之居處凡建國佐后市陳其貨賄出其度量凜制
王后何以與市井之細事內小臣掌后之好事於四方
掌后之好令於卿大夫婦人無外事何以外通諸侯而內
交群臣內宰既掌官中之祭祀而女祝又掌王后之內

治漢家尚除祕祀今女祝之設豈無執左道入宮而為
禱者有府史胥徒有宦官宮妾數者混然淆亂雜居
而錯處豈無為淫邪以汚宮壺者后夫人以下女嬪二
十七世婦八十一女御自有定數也何以獨不著其數
與婦功典絲枲追師妾人儻人無非是人也而內司服終
人何以獨參之奄官以至春官有世婦矣而此又有世
服春官有司巫巫女巫矣而此又有女祝春官有司服
矣而此又有內司服矣官有鍾氏染羽矣而此又有染人
備不可併省而合於一也凡此十有九官之職事三等之
位長其所議論者固不一也姑以是八者而言是則尤為

可疑者曰子之所以為疑非以太后與市事則內外為相
系人民官吏與宦官宮妾雜處則內外為相亂有外祭祀
則內將有厭禱之事有天官等官又有春冬等官則內外
張多泛濫之職耶此正周公立國之規模維持之周密而
措置之纖采詳盡者不以通內外則以嚴內外者也夫以
宮闈之尊嚴而與市井之猥賤以王后之秘密而行諸侯
卿大夫之好禮以士大夫之自貴愛而雜奴僕稟腐之餘
亦固幾於褻矣然家與國非異政正與后非異體內廷
與外廷非有異勢也且王后之分陰陽之理相佐以相承
者也王則立朝於前以先乎我后則立帝於後以後乎我

朝市何嫌於相關乎天子尊諸侯王后則亞獻上公侯伯
子男來朝夫人則致禮四方何嫌於有好事乎前有宮人
之職中士四人下士八人掌寢處燕息沐浴櫛醜私猥之
事而隱然厲其敗禮敗度之心後有典婦功等取中士二
人下士十有二人掌衣服冠履之物而防人主奢侈之私
用度耗費之漸以去其害國亂政之源士大夫何嫌於處
內庭乎凡此無非所以通內外而同之也分其人民耶宮
壺之執事室廬府之在內者至於府史胥徒賈奄奚
工女酒女漿女籩女醢女鹽女幕女奴女御則又自分而
為內外天官世婦以廣嗣為義春官世婦卿也以掌女工

之宿戒名同而官異則不得分內外司服所以掌外朝之服飾內司服所以掌王后之服飾鍾氏染羽毛以充國之用染人掌絲帛以充王后之用內有不可以兼外者典婦功與絲枲之職雖用士人而內司服縫人之職則自用奄人外則有不可以至內者神所在而有之先王隨所在而祭之不惟以示忠厚不忘之心亦所以爲交神明合三才之道故在內則有女祝在外則有司巫內外不敢互用也國君過市刑人赦夫人過市罰一幕世十過市罰一帀命夫過市罰一蓋命婦過市罰一帷是市雖立於后而過市之禁則極於殿內外未嘗相雜也以至九嬪不婦女御

之不著其數亦以所嚴內官之選不苟於色不輕於澤以濁亂宮闈之內凡此又無非所以嚴殿內外而異之也蓋昔者先王之意以爲內外不通則內外間隔藩牆有比鄰之異精神扞格而不通法令空虛而不行利害相視而不相成非宮中府中一體之意至其一於通而不行之以嚴殿則又不免於尊卑之類蓋男女之濁亂職事廢弛而不舉知慮疎畧而不周者亦非辨方正位設官分職之意也天下猶人之一身也耳目口鼻各司其官而不相爲用先王之所以嚴內外者實似之至於精神氣血之所以周流於一身者則未嘗壅遏而不相通先王之所以通內外者

實似之周衰王制不明內外之政甚無足觀者朝市異路
王后不同心椒房之重反挾蠱媚之道門庭閨闈之內
尚不暇於整飭而况市井之細諸侯卿大夫之事乎妃嬪
媵嬙列屋而望幸負寵而爭妍官掖有醜惡之聲妃妾
起巫詛之風官寺擅出納之權宦官宮妾相與亂其內而
公卿大臣踈隔於外莫有誰何之者矣究論所自則皆始
於太宰之權去而內宰以下十九官之職不領於大臣也
嗚呼大臣之權去而內外之禍益有不可勝言者

太平經國之

終

終

終





